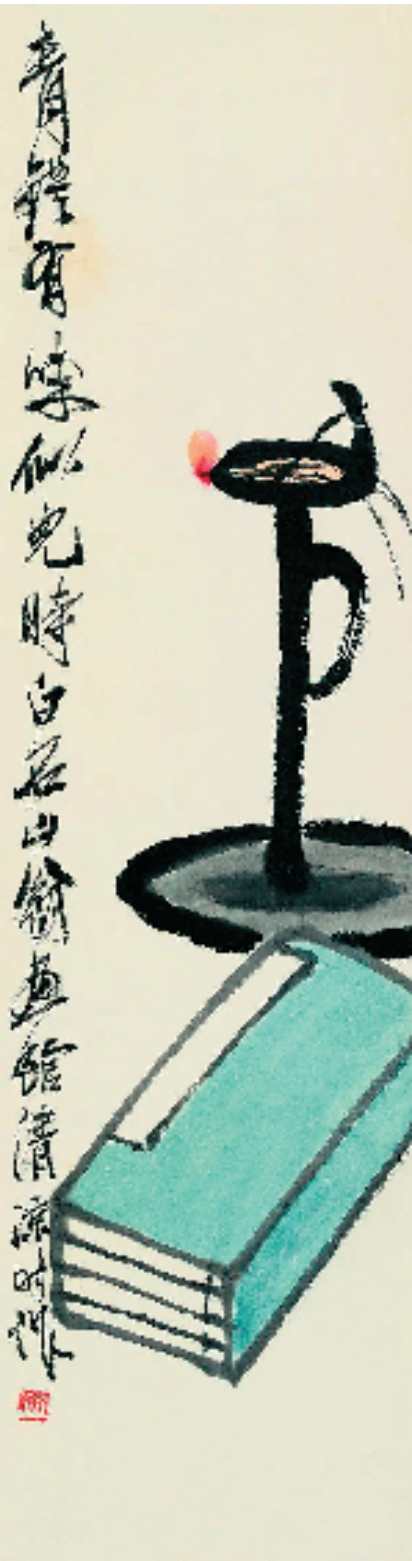


（上接第5版）

齐白石画油灯和老鼠，除了不同角度所显示的内在意义之外，还表现出齐白石那个时代以及齐白石观念中的丰年多鼠。鼠多了，证明粮食就多；鼠多了，也说明是丰年，因此，他的这一来自民间基层的概念就反映到具体的画面之中，也就没有了常人的那种对鼠的厌恶感。其特别之处依然是在传统文人画的趣味中表现出了他的乡间情感。因此，齐白石画《青灯有味似儿时》，确实能让人们闻到那燃灯散发出的油烟味，以及那种儿时的感觉。而这表现出了从湘潭到京城的居住环境的变化，同样也有着夜间照明的不同，特别是在有了电灯之后而回想过去，回首中的油灯与电灯所联系到的时代中的变化。电灯的出现是一种文化的颠覆，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忆或者是过往生活的回想，齐白石画中所表达的那种趣味也同样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因此，他能把那种非常平凡的人间事物表现得那么有生活的趣味，而这样一种趣味以及他所传达的美学意蕴，正是齐白石艺术中的特色。

所以，当齐白石画与照明相关的油灯，包括他所表现的“飞蛾扑火”这样的



青灯有味似儿时 轴  
30×25.5cm 纸本设色 北京画院藏

成语，以及“飞蛾扑火”这样一种现实所见，依然能够把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细节表现出来。由此扩大开来，不管是油灯与视台的搭配，还是油灯与图书的搭配，都有着他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文人的情怀。无疑，在众多的齐白石作品中，油灯只是他所表现的一种特别的生活器具，如同他表现农家生活中多样的蔬果、水族等等那样，其生动性是一种农家的感觉，同样是文人的一种趣味，其指向是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齐白石画的灯都是有亮光的，都是正在运用的照明。人们所能看到的那种光亮的感觉，正是通过灯上的火焰所传达出来的。齐白石在处理这类题材的时候，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是生活中的一种直观的感受。因此，在他的画中并没有追求灯的不同造型以及材质之间的高贵与豪华。比如说他画一件三足的烛台，这是最为简单的铁质的灯具。画中浓重的墨色与淡墨双勾的白色酒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红烛以及火焰与下方盘中的螃蟹之间在色彩上的呼应，所表现出来的是其题诗中的那样一种感觉——“有蟹盈盘，有酒满壶，若不饮何其愚”。这是他的理想化的小康生活，而画面中的一只酒杯所表现出的独酌，足可以引起人们的浮想联翩。因为画面中画了正在燃烧的烛，人们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孤寂的夜晚。与此不同的是，齐白石的《寒夜客来茶当酒》，通过画面中的梅花表现出“寒”，通过点亮的油灯表现了“夜”，而画面中的两只茶杯，则说明来了一位客人。北京画院所藏的另一幅的画上却没有画茶杯，则告诉人们有客来但不知道几位。齐白石就是这样在叙事性的表现中不多一物，就全部表现出了“寒夜客来茶当酒”的诗意。

齐白石的每一幅画灯的作品都有其独特的构思和想法。而这样一种想法的文人情境正是与人们生活关联的那一部分内容，基本上是一目了然。而人们所获得的那种同样的感觉，也是在绘画所传达的意境中感知到的内容。毫无疑问，面对20世纪以来中国绘画发展中的齐白石的艺术成就以及广泛影响，人们可以看到过去文人所不屑的一些绘画题材和内容，通过齐白石的表现而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生活的、对现实的关注。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题材社会化的问题，而这正是传统文人画的欠缺，是过去文人比较少关心和关注的。

关于齐白石画灯的不厌其烦，显然是他看到了这一题材在绘画中的独特趣味，这就是当别人认为它是家常而不入画的时候，齐白石则看到了它入画的许多方面。因此，在齐白石表现灯（烛）的系列作品中，其表现所关系到的笔墨语言，尤其是“写”的特质，表现得是那么的契合，而这又是和他的其他题材所不同的。虽然，在齐白石的全部作品中有关画灯（烛）的作品数量不多，不像“芋苗下画虾蟹不下万幅”。因此，在对比中所看到的关于灯的画都进一步让人们了解到这是一位伟大的画家。齐白石在所发现的生活和趣味中，表现出了那种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智慧和才情。而这样一种艺术的智慧和才情正是齐白石艺术的核心。

## 画白菜还得看齐白石

■ 缪士毅

闲暇之时，翻阅著名画家齐白石的《画集》，有幸观赏了他创作的许多以白菜为题材的画作，让人感到自然亲切，品赏不已。

白菜，古称“菘”，十字花科植物，故乡在我国。考古发现，在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白菜的种子。文献著录始见于汉代医书《伤寒论》。及至宋代育成各种佳品，且有白菘、青菘等名称。明代的《学圃杂疏》对白菜栽培也有记载。到了清代，《顺天府志》、《胶州志》及《续菜谱》等文献中已有大量白菜性状及栽培方法的记载。如今，白菜栽培早已广布于我国大江南北，民间视之为“百菜之菜”，有“大白菜是个宝，家家户户离不了”之说。当然，白菜也成了一些画家笔下的题材。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中国近现代画坛极富传奇色彩的画家，擅画花鸟、虫鱼、蔬果、山水、人物，融诗、书、画、印为一体，被称为中国画大师，二十世纪中国十大画家之一。在蔬果题材中，他一生非常喜欢画白菜，常以其肥大、嫩白、脆绿的特点入画。他笔下的白菜看起来鲜嫩而水分充足，生机盎然，饱满又结实。他有许多著名的白菜画作，诸如《枇杷白菜》、《白菜昆虫》、《白菜萝卜》等。他的《白菜辣椒》这幅画为300mm×200mm，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在《白菜辣椒》中，可见画面上有一棵肥大的白菜，自然地摆在那里，不避俗，却能脱俗。齐老用寥寥几笔，将此棵白菜新鲜水灵之状描绘得淋漓尽致，而白菜左下方的两颗红红辣椒，则更加衬托了白菜

的碧嫩，生动逼真。同时，此棵白菜占据了画面较大的画幅，凸显了白菜“王者”风范，契合了齐老对白菜之喜爱，并为其鸣不平的心情，恰如画中所题：“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

齐白石笔下的白菜之所以雅俗共赏，令人喜爱，是由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在作品中寄予了真情实感，“清白传家”是齐老画白菜的常用标题。他在自传中谈他有这一习惯：“所画的东西，以日常能见到的为多，不常见的，我觉得虚无缥缈，画得虽好，总是不切实际。”齐老出生于农家，时常下地种植萝卜、白菜等蔬菜，并与其结下不解之缘，在《种菜》一诗中直言：“白头一饱自经营，锄后山妻手不停。何肉不妨老无份，满园蔬菜绕门青。”他还认为“菜根香处最相思”，常以青白菜谐“清白”之音，视之清白如常，滋味淡泊。难怪，画白菜以及画好白菜，在他本人看来是极其自然的事。

说来有趣，有位画家想学齐白石画白菜，可是却怎么也画不像，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去问齐白石画白菜到底有什么诀窍。齐白石听后哈哈大笑：“你通身无一点蔬笋气，怎么能画得和我一样呢？”在齐白石眼中，如果一个人通身无一点“白菜气”，当然画不出像他那样的白菜。此收录于《齐白石自传》中的《白菜（1925年）》款题：“余有友人尝谓曰：五欲画菜，苦不得君所画之似，何也？余曰：通身无蔬笋气，但苦于欲似余，何能做？友人笑之。”



齐白石 白菜昆虫